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

閻

錫山書齋



士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四十二

靈石耿文光斗垣甫

史部十一

地理類一

山海經十八卷

晉郭璞注

明本 吳琯校刊謹案四庫全書總目山海經入小說家類以其說百無一真也今此書大顯於世於地理甚有關係且的係古本因依陳錄冠地理之首亦非無所本也

陳氏書錄地理類山海經十八卷漢侍中奉車都尉臣秀所校秀卽劉歆也晉郭璞注按唐志二十三卷晉二卷今本錫山尤袤延之校定世傳禹益所作其事見吳越春秋曰禹東巡登南岳得金簡玉字通水之理遂行四瀆與益共謀所至使益疏而記之名山海經此其爲說恢誕不典司馬遷曰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書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可謂名言故尤跋明其爲非禹伯益所作而以爲先秦古書無疑然莫能名

其爲何人也洪慶善補注楚詞引山海經淮南子以釋天問而朱晦翁則曰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二書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皆緣解天問而作可以破千載之惑古今相傳既久姑以冠地理書之錄

文光案以山海經爲解天問而作予未敢深信明楊慎山海經補注函海本二卷藝海本一卷慎又有水經補注未見

山海經圖讚一卷

晉郭璞撰

藝海珠塵本 此本有讚無圖璞河東聞喜人撰筮驗六十餘事名曰洞林又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詞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張駿亦作圖讚

山海經廣注十八卷圖五卷

國朝吳任臣撰

原本 今所通行者卽此本

劉歆校書表曰臣秀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爲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於唐

虞之際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

山海經三十四篇
秀表四誤爲二

張華曰太古書今見存有神農經山海經道元注曰禹著山經鄭元注尙書服虔注左氏傳皆用山海經其疑此書者自杜祐始

畢氏曰楊慎所著多由蹈虛而非徵實其於地理全無發明任臣則濫引路史六朝唐宋人詩文以及三才圖會駢雅字彙等書以證經文路史錯謬旣不足取詞章所稱又豈經託至於三才圖會駢雅等書近世才人依託俗本經文撰述成帙字跡譌謬百無一得任臣所注多在於斯經之厄也故無取焉

積石山在今甘肅西甯縣一百七十里海外北經云鄧林禹所導積石之山在其東地理志云金城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括地志云積石山今名小積石山在河州枹罕縣西七里又云黃河源從西南下出大昆侖東北隅東北流逕於闐入鹽澤郎東南潛行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見史記正義是唐人有二積石按夏書積石之山不當大遠唐人所言河源亦不足信大積石或其附會也近人閻百詩胡渭以大積石之說爲夏書之山小積石爲唐述窟蓋不取焉

文光案積石黑水從無確証凡遇考此二事者輒錄之取其近是者

水經中有云某水出某山下云某山在某地又云入河或入海下云某縣南或北詳其文義是非一人之書今詳餘暨彭澤朝歸淮浦等皆前漢縣是知劉秀校時所釋也 詳本

文是說圖之詞必古所傳山海經有水道圖文有云象郡云長城知是秦人所著而其所見之圖則是禹鼎也 世疑山海經非古書特以此一篇有漢郡縣耳顏之推家訓云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皆由後人羈入非本文也之推不以之病全經而不能定其何時所羈陳振孫等以古今說天問者皆本山海經淮南二書疑此書皆緣天問而作如其言則古今說經皆本爾雅豈五經亦爲解爾雅而作乎必不然矣 此經有古圖亡有漢所傳圖有梁張僧繇等圖十三篇中海外海內經所說之圖當是禹鼎大荒經以下五篇所說之圖當是漢時所傳之圖也 漢世着縣名於山海圖上秀校時并錄其文亦或然也 海外海內經末題云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

以上皆畢氏之說錄於新校正

文光案劉向七略以山海經有圖故在形法家漢志因之道藏以言神收入太元部競字號秋帆於此書用功甚深予先借得新校正本錄其說於吳注之下後得經訓堂叢

書因復標一目詳錄於後

山海經新校正十八卷

國朝畢沅撰

靈巖山館本 乾隆四十六年校刊前有畢沅自序次郭璞序次目錄次古今本篇目考次陽湖孫星衍後序次劉歆校進表郭注即用歆所校之十八篇篇爲一卷海內東經舊本合岷三江首已下云云爲篇畢氏以岷山已下爲水經疑隋唐志所云水經二卷次在山海經後者卽此雖前人無是說然詳其文義的是水經與海內諸經不類當從其說也畢氏自序曰山海經作於禹益述於周秦其學行於漢明於晉而知之者魏鄴道元也五藏山經三十四篇實是禹書禹與伯益主名山川定其秩祀量其道呈類別草木鳥獸今其事見於夏書禹貢爾雅釋地及此經南山經已下三十四篇列子引夏革云呂不韋引伊尹書云多出此經二書皆先秦人著夏革伊尹又皆商人是故知此三十四篇爲禹書無疑也海外經四篇海內經四篇周秦所述也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按其文有國名有山川有神靈奇怪之所際是鼎所圖也鼎亡於秦故其先時人猶能說其圖以著於冊劉秀又釋而增其文是大荒經以下五篇也大荒經四篇釋海外經海內經一篇釋海內

經當是漢時所傳亦有山海經圖頗與古異秀又依之爲說卽郭璞張駿見而作讚者也秀表云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郭注云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秀璞此言足以破疑山海經者之惑而皆不可謂知山海經何則五藏山經古者土地之圖周禮大司徒用以周知九州之地域辨其山川之名物管子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皆此經之類故其書世傳不廢其言怪與不怪皆末也南山經其山可考者惟雒山句餘浮玉會稽諸山其地漢時爲蠻中故其他書傳多失其跡也西山經其山率多可考其水皆雍梁二州之水見於經傳其川流沿注至今質明可信者也北山經其山皆在塞外古之荒服經傳亦失其跡而有潏澤及河原可信北次三經以下其山亦多可考其水皆冀州之水見於經傳其川流沿注又至今質明可信者也東山經其山水多不可考而有泰山有空桑之山有灤水有環水是爲青州之地也中山經起薄山是禹所都故其山水之名尤著其水皆豫州之水中次八經起景山中次九經其水皆荊州之水見於經傳其川流沿注又至今質明可信者也郭璞之世地里書尙多不能遠引其注山水不按道里其有名同實異卽云今某地有某山水未知此是非又中山經有牛首之山及勞瀟二水在今山西浮山縣境而妄引長安牛首山及勞瀟二水霍山

近牛首則在平陽而妄多引潛及羅江鞏縣之山其疏類是酈注乃以經傳所紀方土舊稱考驗此經山川名號按其涂數十得者六始知經云東西道里信而有激後之撰述地里者多從之是其功百倍於璞也然酈注僅述水道所逕其他山水紀傳所稱足爲經証者亦間有焉西山經有女牀之山薛綜云在華陰西六百里今山不可考而道里則合於經也西次三經云汧水注洛隋志洛原縣有汧水必其水也北次三經云泝水注彭水隋志房子有彭水亦必其水也又太平寰宇記云保安軍有吃莫川注洛其水不勝船筏今在陝西靖邊縣按西次三經有弱水注洛亦必其水也海內經凌門之山當卽龍門之山今陝西韓城是楊汧之山當卽秦之楊紆今陝西潼關是而古今地里家疑其域外是由漢魏以來不知聲轉斯爲謬也凡此諸條皆郭酈所未詳又沅之有功於此經者也又山海經未嘗言怪鵩鳥及人魚皆云人面人面者略似人形而後世圖此遂作人形此鳥及魚今常見也又崇吾之山有獸焉名曰舉父郭云或作夸父按爾雅有纁父卽猿獒之屬舉夸纁三聲相近郭注二書不知其一又不知其常獸是其惑也以此而推則知山海經非語怪之書矣又經所言草木治疾多足証發內經非後人所及也海外海內經八篇多雜劉秀校注之詞詳求郭意亦不能照酈注多連引其文今率細書以別之沅校注此書

凡閱五年自經傳子史百家傳注類書所引無不徵也其有闕略則古者不著非力所及矣既依郭注十八卷不亂其例又以考定目錄一篇附於書其云新校正者仿宋林億之例不敢專言賤注將以俟後之博物也

孫氏後序曰秋颺先生作山海經注其考証地理則本水經注而自九經箋注史家地志元和志寰宇記通典通考通志及近世方志無不徵也自漢以來未有知山海經爲地理書故馬遷不言而班固不取道元所稱太康地志十三州記晉書地道記等書山名水源多有自古傳說合於經証李吉甫諸人亦取諸此以此顯經故足据也先生開府陝西假節甘肅粵自嶠函以西玉門以外無不親歷又嘗勤民灑通水利是以西山經四篇中次五經諸篇疏証水道爲獨詳焉其五藏山經郭璞道元不能遠引輔其識者奚啻十五先秦簡冊皆以篆書偏旁相合起於六代六書之義假借便亡此書甚者大苦山之𦉰𦉰𦉰之𦉰𦉰𦉰之𦉰𦉰𦉰唐宋字書都無所見𦉰𦉰即苦字𦉰𦉰未聞後世字書乃遂取經俗寫以廣字例先生若蜚鼠云當爲𦉰𦉰水云當作𦉰𦉰木云當作𦉰𦉰其類引据書傳改正甚多寔是漢唐舊本如此古今續者不加察核其在近世可與載校水經並行不悖

中山經第五 海外南經第六 海外西經第七 海外北經第八 海外東經第九
海內南經第十 海內西經第十一 海內北經第十二 海內東經第十三 大荒東
經第十四 大荒南經第十五 大荒西經第十六 大荒北經第十七 海內經第十
八 沉曰目錄下注本若干字注若干字今本所無道藏本有海內經注云海內經注云
此海內海及大荒經本皆進在外蓋古本十三篇秀校進時又附五篇於後爲十八篇也
此郭注與

南山經第一 南次二經第二 南次三經第三 西山經第四 西次二經第五 西
次三經第六 西次四經第七 北山經第八 北次二經第九 北次三經第十 東
山經第十一 東次二經第十二 東次三經第十三 東次四經第十四 中山經第
十五 中次二經第十六 中次三經第十七 中次四經第十八 中次五經第十九
中次六經第二十 中次七經第二十一 中次八經第二十二 中次九經第二十
三 中次十經第二十四 中次十一經第二十五 中次十二經第二十六 海外自
西南陬至東南陬第二十七 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第二十八 海外自東北陬至
西北陬第二十九 海外自東南陬至東北陬第三十 海內東南陬以西第三十一

海內西南陬以北第三十二 海內西北陬以東第三十三 海內東北陬以南第三十四 沅曰三十四會稽山在大楚南以下是水經

漢志形法家有山海經十三篇 沅曰劉向校經時所題也向合南山經三篇以爲南山

經一篇西山經四篇以爲西山經一篇北山經三篇以爲北山經一篇東山經四篇以爲

東山經一篇中山經十二篇以爲中山經一篇并海外經四篇海內經四篇凡十三篇

所合班志取之七略而無大荒經以下五篇也

十八篇劉秀所增

水經二卷郭璞注隋唐二志皆次在山海經之末當卽海內經中文也杜祐誤以郭注爲

桑氏之書其謬甚矣道元又誤以所注之水經爲禹書 中興書目山海經圖十卷張僧

繇畫咸平二年校理舒雅銓次館閣圖書見繇蹤尙有存者重繪爲十卷載工侍朱昂進

繇畫圖表於首每卷中先類所畫名凡二百四十七種崇文總目同 初學記馬部引張

駿山海經圖畫讚云云 音二卷郭璞撰古本別行後人合於注中

新校正一考篇目古本與漢時所傳可得而定二考文字灼知俗寫者据書改正餘則証

以玉篇廣韻然二書亦取俗本實不足据三考山名水道地理家所紀山水名同而道里

不合者皆所不取所取者証以書傳非由附會前人未之及也

文光案畢氏所考信而有徵山海經實爲地理書與齊諧志怪者不同細玩篇目文義亦與小說家不類館臣以爲百無一眞蓋未之詳校也自劉歆進表以其事實明有信而引董仲舒觀重常

玉篇作
鷦鷯

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戶

二語見
論衡

以明此經之不安當時朝

士以爲奇而文學大儒皆讀之是在漢時固無有疑之者唯師訓莫傳山川名號多有舛謬至景純作注時疑者已多故反覆辨論著爲經序然亦未能解人之惑也至宋而疑者更衆且未有依其山水詳爲考核者咸以爲誕幾於廢墜至我朝吳氏注出畢郝繼起山川道里名物同異博考諸書悉爲證明厥功偉矣讀此書者不弗以怪誕置之則考證之力也夫天地之大草木鳥獸之繁其奇怪百出吾恐山海經有不及載者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斯

山海經箋疏十八卷圖讚一卷訂譌一卷

國朝郝懿行撰

還讀樓本

光緒丙戌李氏校刊前有阮相國序又海上蔡爾康序校勘爵里姓氏自相

國以下共十八人末有劉秀進書表郭璞序郝懿行序

阮氏序曰左傳稱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禹鼎不可見今山海經或其遺象歟漢志列

山海經于彤法家後漢書王景傳明帝賜景山海經河渠書以治河然則是經爲山川輿地有切世道之古書非語怪也且與此經相出入者則有如逸周書王會楚詞天問莊列爾雅神農本草諸書司馬子長于山經怪物不敢言之史家立法之嚴固宜耳然上古地天尙通人神相雜山澤未烈非此書末由知己郭景純注于訓詁地理未甚精徹然晉人之言已爲近古吳氏廣注徵引雖博而失之蕪雜畢氏校本于山川考校甚精而訂正文字尙多疏略今郝氏究心是經加以箋疏精而不鑿博而不濫粲然畢著斐然成章余覽而嘉之爲之刊版以傳郝氏名懿行字蘭皋山東棲霞人戶部主事余己未總裁會試從經義中識拔實學士也家貧行修爲學益力所著尙有爾雅疏諸書蘭皋妻王安人字瑞玉亦治經史與蘭皋共著書于卓鹿春廡之間所著有詩經小記列女傳注諸書于此經疏並多校正之力亦可尙異之也嘉慶十四年夏四月

蔡氏序曰吾友李君澹平以所刊山海經箋疏畱予乃爲泚筆書之曰凡人足跡之所未到耳目之所未經則闕疑而不敢信伊古輿地家言多詳域內而略域外故皆右禹貢而左山海經甚者目爲荒誕等諸齊諧郢說余以爲是昔人之固陋非山海經之荒誕也今國家懷柔遠人通道重譯窮髮赤裸燠齒臬閭之族相與梯山航海不遠千萬里而至而

輅車四發復仿周官大行人之職分赴諸國足跡所到耳目所經援古證今往往吻合不止如曼倩之辨異鳥劉向之識石室人而已然則山海一經不誠宜與禹貢並行哉惟考是編初著錄於漢代繼注讚於景純自時厥後讀家稀絕途徑榛蕪我朝稽古右文吳氏畢氏先後有廣注校本之作嘉慶間棲霞郝氏箋疏成得儀徵相國審定刊行然後斐然粲然惜其原板已不可得李君憾焉爰取篋藏初印本精梓而詳校之讀是編者快無疑已

文光案郝氏所著山海經外春秋說略十二卷春秋比二卷爾雅義疏十九卷積數十年之精力而成有郝氏全書本爾雅山海經有翻本

郝氏自序曰山海經古本三十二篇劉子駿校定爲一十八篇卽郭景純所傳是也今考南山經三篇西山經四篇北山經三篇東山經四篇中山經十二篇并海外經四篇海內經四篇除大荒經已下不數已得三十四篇則與古經三十二篇之目不符也隋志山海經二十三卷舊唐書十八卷又圖讚二卷音二卷並郭璞撰此則十八卷又加四卷才二十二卷復與隋志二十三卷之目不符也漢志十三篇不言有十八篇所謂十八篇南山經至中山經本二十六篇合爲五臧山經五篇加海外經已下八篇及大荒經已下五篇

爲十八篇也所謂十三篇者去大荒經已下五篇正得十三篇也古本此五篇皆在外與經別行爲釋經之外篇及郭作傳據劉氏定本復爲十八篇卽又與漢志十三篇之目不符也酈善長注水經云山海經羶編歲久編章稀絕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遠意然則古經殘簡非復完篇殆自昔而然矣漢志不言此經誰作今考海外南經之篇而有說文王葬所海外西經之篇而有說夏后啟事夫經稱夏后明非禹書篇有文王又疑周簡是亦後人所羈也至於郡縣之名起於周代周書作雒篇云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左傳云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注云縣百里郡五十里今考南次二經云縣多土功縣多放士又云郡縣大水縣有大繇是又後人所羈也大戴禮五帝德篇云使禹敷土主名山川爾雅亦云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觀禹貢一書足覘梗槩因知五臧山經五篇主於紀道里說山川眞爲禹書無疑矣而中次三經說青要之山云南望潭渚禹父之所化中次十二經說天下名山首引禹曰一則稱禹父再則述禹言亦知此語必皆後人所羈矣然以此類致疑本經則非也何以明之周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士訓掌道地圖道地愚夏官職方亦掌天下地圖山師川師掌山林川澤致其珍異籒師辨其邱陵墳衍遷隰之名物秋官復有冥氏庶

氏亢氏鬯氏柞氏薤氏之屬掌攻天鳥猛獸蟲豸草木之怪蠃左傳稱禹鑄鼎象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民入山林川澤禁禦不若蠮螭蝮蝥莫能逢旃周官左氏所述卽與此經義合禹作司空灑沈澹灾燒不暇潰濡不給挖身執藁垂以爲民先爰有禹貢復著此經尋山脈川周覽無垠中述怪變俾民不眩美哉禹功明德遠矣自非神聖孰能修之而後之讀者類以夷堅所志方諸齊諧不亦悲乎古之爲書有圖有說周官地圖各有掌故是其證己范書賜王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是漢世禹貢尙有圖也郭注此經而云圖亦作牛形又云在畏獸畫中陶徵士讀是經亦云流觀山海圖是晉代此經尙有圖也中興書目所載之圖己異郭陶所見今所見圖復與僧繇舒雅有異良不足据然郭所見圖卽己非古古圖當有山川道里今攷郭所標出但有畏獸仙人而於山川脈絡卽不能案圖會意是知郭亦未見古圖也今禹貢及山海圖遂絕跡不復可得禹貢雖無圖其書今要爲有師法而此經師訓莫傳迄於今日脫亂淆譌益復難讀又郭注南山經兩引瓌曰其注南荒經昆吾之師又引音義云云是必郭以前音訓注解惜其人無考良可於邑說世名家吳氏徵引極博汎濫於羣書畢氏山水方滋取證於耳目二書於此經厥功偉矣至於辨析異同刊正譌謬蓋猶未暇以詳今之所述并採二家所長作爲箋疏箋以補注

疏以證經卷如其舊別爲訂譌一卷附於篇末計創通大義百餘事是正譌文三百餘事
凡所指摘雖頗有依據仍用舊文因而無改蓋放鄭君注經不敢改字之例云嘉慶九年
甲子二月廿八日

胡氏曰山海經專以古人陳述附會怪神而讀者往往不能察如上三嬪於天得九辨九
歌以下此本離騷天問二章之說而譌者竹書紀年記殷王子亥其文甚明蓋商上世之
王子有賓於他國者爲其君所殺商侯滅之山海經遂誣爲困民國之王亥其詭誕不足
辨也其外夷奇產六合之大詎曰盡誣而浮夸太甚世并疑之悲夫海內西經云貳負之
臣曰危危與貳負殺戮竄帝乃桎之疏屬之山桎械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漢宣帝
使人上郡發盤石石室中得一人跣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劉子政按此言對之
然大荒北經又云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據前二頁之臣
本文但言帝桎之疏屬之山不言殺也但言繫之於樹不言石室也則子政之對當曰相
顧之尸不當曰貳負之臣也然而上郡所得豈卽斯人哉姑識此與中壘景純作小劇云

錄於少室

山房筆叢

文光案帝乃桎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胡本作桎械非也反縛盜一條爲海內經文胡